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三十回 沈蘭劫寨陷全軍 牛進迎街懲大惡

詩曰：齊君千駟誇豪富，沒世無名總是空。

採蕨首陽彰大義，辭金暮夜蔭三公。

強梁牛進圖鴻業，詔佞周乾作禍叢。

惡貫滿盈害至，昭然天理豈相容。

話說杜伏威見了城下那員大將，大笑道：「公端既來，吾事成矣！」薛舉也笑道：「果是繆兄，今日方會。」查訥等驚問何人，杜伏威道：「這是我結義之兄，姓繆，名一麟，字公端，本貫河南人氏。有一身好武藝，在黃河孟門山上聚義，和我偶爾相會，拜為刎頸交。日前殺敗蔣太守，曾立大功。為打延州府，各自分兵，他在黃河港口招軍買馬，向因征戰，無暇遣使迎請，今日自臨，必是招得軍馬來相助也。」查訥道：「元帥得這枝兵，如虎添翼，速開門迎進。」

杜伏威與眾將下樓迎出城來，那將厲聲高叫：「君武翬之，別來無恙，可賀可賀！」杜伏威一馬當先，笑道：「繆大哥，來何遲也？」繆公端拍馬向前，兩下拱手大喜，並馬入城，諸將隨後。分付帶來眾軍，暫于城外屯紮。杜伏威等進城，到帥府下馬陞堂。眾將上前，一一相見已畢，坐定。杜伏威道：「自從與兄長拜別之後，倏爾數月。近日托兄福庇，一連得了幾箇城子，正要差官迎請，幸蒙駕臨，小弟不勝欣躍。」繆公端道：「聞賢弟連捷，小可特來奉賀。」薛舉道：「日前煩大哥招兵之事，不知已得多少人馬了？」繆一麟道：「賴二賢弟虎威，數月間，招得健卒萬餘，良馬八百匹，糧草亦多，這也不在話下。更獲得一件無價活寶，專來進貢。」杜伏威薛舉同笑道：「公端獲甚異寶？乞借一觀。」

繆一麟道：「此寶乃杜君武瓜葛。一月前，僕僱來報，關下一對男女，要見甚麼杜將軍。我諒杜將軍必是賢弟了，開關令進。那一對夫婦道是杜陽城鳳凰嶺朱家塢鄉民，為因日前留一有孕女人，說是一位杜客人之姐，路途不便，難以同行，暫寄在小人家內。自別之後，杳無音耗。這女人□月臨盆，產下一個俊秀孩兒，將及彌月，方說他是岐陽府杜員外應元之妾安氏，名為勝金。夫主被兇徒誣陷而死，幸員外親姪杜某救援，逃難至此，得生孩兒，奈何晝夜啼哭，夢寐不寧。今杜某在黃河孟門山繆將軍寨中，特洩小人夫妻二人伴送到貴寨來。我問他名姓，他說姓朱名慶，講起昔日妻子被姦僧所劫，仗杜客官之力，將和尚焚死，夫婦感德，故送母子兩個還將軍報恩。可煞作怪！這小兒到我寨中，啼哭便止了。我已賜金銀酬謝二人而去，今送此子同勝金姐來與賢弟撫養，骨肉相逢，豈不是世間的活寶！」即喚隨行軍士，轎中抬過勝金姐來，兩下相見，悲喜交集。勝金姐雙手將孩兒遞與杜伏威，伏威接過，抱于懷中，細觀容貌，生得磊落非常。想起日前叔嫂雙亡之事，不覺腮邊淚落，哽咽不已。

薛舉查訥齊勸道：「令先叔先嫂雖遭陷害，幸生遺腹之子，後裔有人，不須悲切。」杜伏威謝了眾人，令勝金姐母子，後堂暫息。備辦筵席慶賀，尊繆一麟為帥府督理糧儲大總管之職，又命查訥犒勞新招勇士。另撥後堂房屋一所，與勝金姐居住，帶來丫鬟仍舊侍，又買婢子二人炊爨，供勝金姐使用。一連數日歡宴，眾心大悅。

一日，查訥請杜伏威薛舉陸堂議事，聚集大小將士參見。但見：

旌旗密布，刀戟齊排。將軍顯八面威風，士卒列千群虎豹。人人賈勇，個個披肝。綸巾羽扇，軍師談笑運神機。寶劍金符，元帥登堂頒號令。果然殺氣冲牛斗，須信英風振海隅。

查訥道：「目今連得了數箇州郡，殺了蔣太守，朝廷聞知，早晚必起兵來，其敵不小。吾聞兵法有云：三軍司命，糧食為先。兵若不宿飽，徒多無益。大元帥速遣大將，統精兵奪取附近城池，資其府庫錢糧，以充兵餉。兵精糧足，那時雖有大敵，可保無虞，此今日之急務也。」杜伏威道：「承軍師指教，但不知發兵先攻何郡？」繆一麟道：「某久聞朔州府錢糧廣大，百姓富強，若得此郡，便是基業。況有一件妙處，那郁郅縣有一官家，田園萬頃，產業極多，金銀滿庫，米粟如山。論此家私，果堪敵國。我們得這家財物，盡夠軍糧支應，煞強似得幾處窄小城池。」查訥笑道：「世間也有這等豪富之家，不知此家姓甚名誰，平日為人若何？」

繆一麟道：「若論這人心地，卻也利害，比我們江湖上好漢還狠□倍。我山寨裏常有被他所害的窮民，來投奔訴說。此人姓牛名進，綽號牛剝心，當初為梁武帝樞密院右僕射，極貪極酷，冒祿妄功，逢君之惡，一味糊塗，所以致富。後因侯景作亂，殺戮大臣，用計逃回，大置田產，廣放私債。門下又用了一個知趣的幫手，實是狠毒，姓周名乾，原是樞密院判官，因他殘忍不仁，人人叫他做周剝皮，助這牛進為惡。准人產業，奪人妻女，大斗重秤，克剝小民，輕則私衙弔拷，重則賂官斷送。還要說人情，講公事，買良為娼，賤買貴賣，掠人女子，養作瘦馬。故此□年之間，家私巨萬。這等惡人，縱使碎屍族滅，不足為過。」

說話未完，只見杜伏威咬牙嚼齒，怒髮衝冠，離座大怒道：「殺了這廝，剮了這廝，油內烹了這老煞才，方出我心中之氣！我與他有不共戴天之讎，每欲擒來刺其驢心，以祭先尊，一向不知下落，故爾羈遲。今聞公端言及，此讎可報，此忿可雪矣！」查訥等驚問其故。杜伏威將父杜都督救林澹然，被牛進奏勸梁武帝，差武士提究驚死之故說了，後牛進與周乾史文通私自抄沒家產，二母相繼而亡，以致飄零流落，冥中相會，從頭備說一遍，因此與他不共戴天之讎。言畢，失聲慟哭，諸將亦各嗟嘆。查訥勸道：「主帥不必悲傷，今日繆總管提起此人，乃元帥先尊之靈也。乘此機會，只索整兵踏破朔州，擒此老賊報讎便了。」有詩為證：

飲恨終天未得伸，欲誅讎寇慰親靈。

今朝惡滿難迴避，遠在兒孫近在身。

杜伏威拭淚，商議攻取之策。查訥傳將令，以常泰為正先鋒，曹汝豐副之，領馬步軍五千為前隊。杜薛二元帥領馬軍三千，步軍七千為中隊。查訥黃松繆一麟領馬步軍五千為合後，直走朔州郡。諸將得令，陸續往南進發，其餘將士，俱留延州帥府住劄。

且說常泰曹汝豐二將領軍將朔州府圍困，鼓譟攻城。城中刺史梅先春急聚合府官員計議軍情。梅先春道：「杜伏威巨寇猖狂特甚，蔣太守俞福等皆遭其害，湯府丞棄家逃竄，蘇侍御逼得自縊而死。某前者急遣求救表文至京，久不見援兵來到，目今賊勢甚銳，何以當之？」府判沈蘭道：「某觀賊勢甚大，若出軍廝戰，恐非萬全。喜得本郡城廓厚固，濠塹又深，糧草豐足，儘可堅守。待彼勢懈，出奇兵襲之，一戰而可擒矣。」梅先春道：「公言乃金石之論。」遂親自督軍守城，多設擂木砲石，檢點各門軍士。

常泰曹汝豐率眾併力攻城，城上擂木砲石打將下來，軍士多致打傷，不能近前。一連攻打數日，無一些破綻。報後軍已到，常泰迎著杜伏威查訥，備言其事。查訥道：「常將軍可遠遠圍城，不可太逼，徒損軍士，待我另設良計以破之。」於是離城二□里太白山南，屯下三箇大寨：中寨杜元帥，左寨查訥，右寨常泰。三寨中，每日早間出軍攻打，至午撤兵回寨。又早過了□餘日，城中愈加嚴謹。查訥道：「攻此小城，半月不下，城內固守，如之奈何？」杜伏威笑道：「久矣哉，不用吾法矣。此城難破，只得弄那法術，試看城內怎生救應。」查訥道：「除是如此，或者可以攻破。」杜伏威出令：「三寨軍士，併力攻打東南北三門，止留西門不打。」城內梅太守沈蘭看見了，商議道：「賊人今日只留西門不攻，其中必有詭計，西門愈加要添兵守護。」城外杜伏威親督三軍，併力攻打三門，城上箭如飛蝗，不能近城。捱至申時，杜伏威率領千餘馬軍，扛了四五箇竹籠，逕奔西門，打開籠子。伏威馬上仗劍念咒，喝一聲「疾！」只聽得呼呼風響，籠內飛出無數火龍火馬異獸毒蛇，齊飛上城頭，盤旋衝突。守城軍士見了，盡皆驚倒，各顧性命而走，自相踐踏，死者甚眾。只見火龍火馬口中吐出火焰，將城樓四圍燒著。霎時間烈焰飛騰，西門鼎沸。杜伏威傳令，提三寨之兵，盡打西門。梅太守看了，驚得面如土色，手足無措。沈通判忙出軍令：軍士妄動者斬！立刻教取人溺蒜汁犬馬之血，望空亂潑。那火龍火馬，愈加熾甚，不能澆滅。原來林澹然之法乃天心正法，非金剛禪之邪法也，所以非穢物可破。

沈通判慌了，亦無計可施。梅太守急中生智，命軍士齊上，把附近民居房屋盡行拆毀。那火龍等只燒得城樓，遇石遇空即止。沈通判忙教把擂木砲石拋下亂打，杜伏威軍馬立腳不住，只得遠遠退回寨。但見：

旗旛皆倒捲，步騎盡回身。金以靜之，惟聞聒耳鑼鳴。鼓以動之，那用喧天催戰。將軍怏怏，士卒洋洋。望營投止且埋鍋，解甲休兵齊下寨。

杜伏威與查訥商議道：「我今日用此法，以為無人敢當，不期城內又有如此豪傑，軍師何以處之？」查訥道：「某聞城中糧米，可支數年，廓厚壕深，郡官甚是賢能，一時未必可破。另有一計在此，所重不在攻擊。聞朔州城內盡是富室豪家，人民繁雜，寸土如金，所少者柴薪耳，必要出城樵採。如今但分軍四門，晝夜圍困，不容柴木入城，不過半月，城中必然有變。有米無柴，豈能久守？百姓自然慌亂。那時乘機而進，此城可得矣。」忽哨馬報西北上有數千人馬，殺奔前來，不知是何處軍馬。杜伏威查訥薛舉率眾將一齊準備迎敵。原來這一枝軍，是南安府刺史班僖，因探馬飛報朔州府被圍，賊攻甚急，與幕賓封大賓計議，發軍救應。敦請一員大將，姓樊，名武瑞，原是河南人氏，前任梁武帝殿前護駕驃騎大將軍，因勦薛志義有功，重加寵用。後侯景篡位，不回原籍，逕往南安州避難。素有英名，禮請來解朔州之圍，帶領步卒五千，裨將數員，殺至朔州。卻好杜伏威兩軍相撞，各布成陣勢。樊武瑞一馬當先，大喝：「何處賊奴，敢侵我城池，殺害百姓？快快下馬受縛，免污我刀！」眾軍視之，怎生模樣？有南柯子為證：

白髮如彭祖，銀鬚賽老聃。提刀躍馬敢爭先，一似黃忠殺下定軍山。

功成彌勒寺，名揚薛判官。藏鋒斂鐔已多年，今日一軍驚機尚童顏。

常泰挺鎗躍馬，大罵：「何等匹夫，自來納命？」一合之中，若不擒汝，不顯英雄！」樊武瑞大怒，舞大刀一面砍來。常泰挺鎗架住，二人戰二〇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兩軍吶喊，聲振山岳。城內看見是南安救軍來到，通判沈蘭慌忙率領裨將袁良臣王照鄧暉及精兵五千，大開東門，殺出接應。繆一麟黃松迎住，兩頭廝殺。這邊樊武瑞和常泰又鬥了〇餘合，常泰架隔不住，看看敗陣，曹汝豐舞手中截頭大刀，飛出陣來助戰。樊武瑞力敵二將，全無懼怯。薛舉立馬觀看良久，見常泰曹汝豐戰不下那將，對杜伏威道：「大哥可分兵一半前去助繆大哥，敵住城裏之兵，待小弟去擒那一員大將。」說罷，即分兵一半，挺方天畫戟，飛馬而來，大喝：「來賊且住！快快下馬受死！」樊武瑞更不打話，提手中大刀，接住廝殺。數合之中，薛舉一戟，早刺傷樊武瑞左臂，翻身落馬，眾牙將併力救回。薛舉招動大軍，衝殺過來，殺得官軍大敗。眾將軍救得樊武瑞和數百敗殘人馬，抄小路逃到南門。城上見了，急開門接應入城去了。

再說沈通判人馬和繆一麟廝戰，王昭被黃松一箭射中心窩，死于馬下。沈通判心慌，跑馬先回。眾軍見了，各自逃散。梅太守親率大軍，救援沈通判入城。杜伏威大勝一陣，斬首千餘級，奪器械馬匹無算，收兵回寨。天色已晚，大賞三軍，飲酒作樂。忽見群鴉數〇，自西北向南而飛，鳴噪不已。查訥道：「主帥和諸位將軍，看此鴉鳴，主何兇吉？」薛舉道：「皓月初升，群鴉疑以為曉，故此飛鳴耳。」杜伏威道：「不然。鴉鳴不祥之兆也。西北方位屬金，金方主殺，群鴉自西北而至南，金火相戰，必有殺氣從空而起，故此飛鳴。以我度之，今夜防有賊人劫寨，不可不備。」查訥道：「元帥言者是也。梅太守若堅守不出，此城實為難破。若來劫寨，則自送城池與元帥，中吾計矣。只須如此如此，必擒此人！」杜伏威大喜。

當晚查訥調遣人馬，先令副元帥帶精兵三千，到南門外離城一里東北山僻處埋伏：「只聽喊聲起，砲響之際，領軍乘勢奪取南門，這是要緊第一個去處。」薛舉領軍去了。次令常泰繆一麟黃松曹汝豐四將各領兵二千，寨外四下埋伏：「只等中軍砲響，一齊殺出。如遇敵兵，盡力追趕，直至離城三里，放起號砲，和薛元帥併力奪城，不可怠慢！」常泰等四將領兵埋伏去了。「杜元帥可守中軍，待敵將入寨之時，佈起風雷，驚怯其膽，敵兵必退。然後率精兵繼進，攻取城池。」查訥獨守大寨，分撥已定。

再說梅太守接得樊武瑞沈蘭兩處敗兵入城，知王昭中箭身死，又沒了千餘人馬，心下憂悶，與眾將商議。樊武瑞道：「小將初交鋒，那兩個賊漸漸輸了，後來衝出一員少年賊將，其實武藝出眾，勇力絕倫，被他刺中左臂，幸喜傷淺不妨。誓擒此賊，以報一戟之讎！」沈蘭道：「久聞老將軍英名蓋世，今反被鼠輩所欺，如之奈何？」樊武瑞道：「勝敗兵家之常，固不足道。目下賊兵大勝，其志必驕，決無準備。我這裏選精兵數千，待夜靜逕劫大寨，出其不意，決然取勝，賊黨可擒。」梅先春沈蘭齊道：「老將軍深諳孫吳，此計大妙！」當晚選精銳軍士五千，飽食嚴粧，人銜枚，馬勒口，樊武瑞袁良臣為先鋒，沈蘭鄧暉為後應，悄悄開南門進發。有詩為證：

老將偷營膽如斗，人盡銜枚馬勒口。

平欺孺子不知兵，強中更有強中手。

到得杜伏威寨前，已是半夜。樊武瑞聽得更傳三鼓，指麾軍士吶喊殺入寨中，卻是空寨！樊武瑞叫苦不迭，急教退軍。眾慌亂，望後便退，時只聽得寨後砲聲響處，震動山岳。忽然狂風驟起，霹靂交加，四下伏兵盡起，火把齊明。東南常泰殺來，西南繆一麟殺來，東北曹汝豐殺來，西北黃松殺來。四下喊聲，如翻江攪海，驚得樊武瑞袁良臣心膽皆落，不顧軍士，放馬先逃。後面軍馬被杜伏威衝作兩截，中鎗著箭者，不計其數，降者千餘人。常泰四將緊緊追趕著樊武瑞袁良臣。沈蘭鄧暉領兵正來接應，只聽得前軍大喊，砲聲震天，已知中計。二人慌忙撥回馬，麾軍速退，後面追兵已近。樊武瑞隨著沈蘭一同奔走，將近城邊，止隔里餘，又聽得後邊連珠砲響。沈蘭笑道：「賊兵施放號砲，虛張聲勢，驚我等也。今已近城，不必心慌。」樊武瑞道：「且奔入城，再作區處。」

二人商議間，只見東上火把齊明，喊聲大振，衝出一彪人馬，勢不可當。沈蘭等大驚，拚命衝突而走。背後一員少年將，手挺方天戟，大叫：「不要走了沈通判！」這裏袁良臣鄧暉二將，捨命護衛沈蘭奔到城邊，仗得梅太守領兵開城接應。沈蘭人馬剛入得城，薛舉軍馬已到，倉猝閉門不迭，被薛舉一騎馬一枝戟，當先搶入城裏。袁良臣鄧暉併牙將一齊向前來擋，薛舉大喝一聲，將鄧暉一戟刺于馬下，其餘驚散。梅太守見勢大難敵，單騎逃走，袁良臣止保得沈蘭逃命。

薛舉引軍大進，後邊常泰諸將陸續殺到，杜伏威大隊人馬如潮湧殺來，將朔州府據住，四下放火殺人，喊聲不絕。杜伏威薛舉各帶數百軍士，圍住牛進周乾兩家宅子。杜伏威殺入牛進府中，不分良賤老幼，盡行屠戮。單剩得牛進一人，反剪綁了，先著人監鎖在獄，用心看守，然後抄筭家私，把他糧食盡解入府，放起火來。牛進房屋頃刻化為灰燼。

再說薛舉殺入周乾府中，遇人便殺，只不見了周乾。拿住一個丫鬟，說：「昨日早上出去未回。」薛舉問道：「何處去了？」丫鬟道：「我是價債的，來得四五日，那曉得他出沒所在。」薛舉收住寶劍，叫軍士背他出外，饑了性命。其餘不分男女，盡皆殺了，雞犬不留。把細軟財物，裝載起解，也放火將住宅燒毀了。此時天色黎明，查訥軍亦到，鳴金收軍。杜伏威令遍處張掛榜文，有人擒得梅知府沈通判樊武瑞投獻者，賞錢三千貫。生擒周乾投獻者，賞銀五百兩。將首級來獻者，賞銀三百兩。其餘將士，盡皆赦宥不究。有詩為證：

堪笑牛周二賊臣，胸藏矛戟起奸心。

一朝天理還相報，財散人亡化作塵。

再說梅先春棄府撇妻，單馬逃命。出了北門，驟馬加鞭，如飛而走。行數〇里，忽然遇見沈蘭袁良臣，三人掩面而哭。沈蘭道：「如今失陷城池，兩家老小不知下落，這事怎了？」梅先春道：「早知如此，只依足下堅守，不致今日之苦。反被樊武瑞害了，侍勇劫寨，墮賊奸計。我與你上不能保封疆，下不能全妻子，進退無路，不如一死。」沈蘭道：「堂尊差矣！大丈夫為國忘家，豈因家室被害，即欲自經于溝瀆？目今南安府刺史班公智勇足備，且城池堅固，人強馬壯，不如投之借兵報讎，以復朔州，有何不可！」梅先春從之，三人逕到南安府來叫門。

城上見說是朔州刺史，即忙通報。班僖開門迎接入城，相見畢，梅先春哭訴其事。班僖道：「學生見貴郡被賊圍困甚急，故令樊將軍領兵前來救援。不期反中賊人奸計，失陷城池，害了寶眷。今無別說，須作速傳檄諸近州郡，借兵救援。急急寫表申奏朝

廷，發軍征勦。我和你招募勇士，聚集鄉兵，操練將士。待諸處兵合，併力殺賊，務取城池，以復列公之讎，此為上策，二公不必憂心。」梅沈袁拜謝。

正說間，管門軍士報樊將軍回府。班儻迎人驚問：「將軍何以得還？」樊武瑞請罪道：「失卻朔州，小將之罪也。昨晚劫寨，誤中奸計，城門東北衝出一隊人馬，勢不可當。小將諒不能勝，只得走回，再作商議。」班儻道：「今彼起兵討賊報讎，樊將軍還肯向前否？」樊武瑞道：「小將願決一死戰，以雪前忿。不擒賊首，誓死沙場！」班儻大喜，商議起兵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杜伏威佔住朔州府城，取府庫錢糧，一半收入公用，一半散給百姓。將梅太守沈通判家眷，安頓在府衙，不許一人擅入。出榜安民，設宴慶賀。席間談及牛進為惡之事，杜伏威大怒道：「幾忘了要緊大事！」叫獄內取出牛進來，裸衣赤體跪于堂下。杜伏威指著大罵道：「老剝皮！口讀聖賢之書，心存狼虎之毒。汝既位至公卿，不思輔國愛民，一味貪財好色，剝民脂膏，食人腦髓，雖碎屍萬段，不足以雪萬民之怨！我且問你：那林澹然長老與你有甚冤讎，苦苦逼他逃竄，無立錐之地？那杜都督老爺和汝有何讎隙，可憐害得他人亡家破，含冤莫伸。也有今日拿住的日子！」牛進叩頭道：「老朽自知所為過分，雖死亦可矣。但追拿林和尚與抄劄杜都督兩樁事，皆是鍾守淨那禿驢唆哄朝廷，以致如此。非關老朽作孽。便是放債一節，將本覓利，豈是貪財？妾媵雖多，皆因乏嗣，亦非好色。生平或有些不公不法的小事，今日滅門絕後，是以報之。老朽年過八旬，無用之物，乞將軍憐憫，赦宥一喘。自今以後，改惡遷善，學做好人便了。」杜伏威笑道：「這花嘴老賊奴，到了此際，兀自巧語花言，說得自己身上乾淨，一些事都沒了。」叫左右掌嘴行刑。軍校齊喝一聲，將牛進提住頭髮，打了一二個巴掌。杜伏威怒氣不息，喝左右扯下去，先打五口悶棍。軍校吆喝一聲，揪髮倒拖下堂，打不上數棍，牛進年老，熬不得疼痛，一時暈死。杜伏威喝教噴醒來。軍校提起頭來噴水，漸漸甦醒。復令行杖。有詩為證：

勢焰滔天氣概道，英雄誰敢不低頭。

須知運敗彰天理，一頓皮鞭打老牛。

正喧鬧間，只聽得門外擂鼓聲急，杜伏威問：「有何事故？」管門軍校報進：「有一壯士擂鼓，口稱要報機密大事，見了元帥爺方肯說出。」杜伏威叫令進來。

那壯士進見，跪稟道：「小人姓呂，排行第□，家住府城外。昨日山上打獵，遇著惡官周乾在一小庵躲避，小人拿獲在此。這周乾日前替人追私債，將小人父親呂穀活活逼死獄中，今特解送元帥爺，以報昔日之讎。」杜伏威大喜，喝教：「快解這廝進來，待我看他怎麼樣一副兇嘴臉，號做周剝皮！」只見三五條漢子，將周乾背剪綁了，解入府裏來，跪于階下。見了牛進，俱各低頭不語。杜伏威見了，不覺毛髮直豎，大喝一聲：「你這驢心狗肺的賊子，誤國害民的蠢奴，罪惡深重！不知你驢心生得怎地模樣？我先取來看一看，然後剝皮，以應尊號。」周乾道：「今日如此，悔無及矣，只求早死。」杜伏威笑道：「好賊子！你求遽死，我偏教你慢死，生受些兒苦楚。」令軍士用細索將周乾手指腳指緝了，吊起來懸空掛于梁上，用黃荊條自頭至足，渾身打遍。周乾叫苦乞饒，薛舉查訥等拍手大笑。打了一回，喚庫吏取出白金，賞那壯士呂□回去。呂□叩頭領賞而去。杜伏威令放下周乾來，取硃墨二色，將牛進臉上塗了紅硃，周乾臉上搽了黑墨，俱各背剪兩手。牛進項上插一面白旗，上寫著：「欺君誤國，剝削小民，殘害忠良，奸臉兇惡犯人一名牛進，遊街示眾。」周乾項上插一面黃旗，上寫著貪功冒賞，讒諂阿諛，陰險助惡犯人一名周乾示眾。撥數□名軍校押著，往本城四門遊遍，要牛進周乾口內自叫犯罪情由，如不叫時，令軍校以利錐錐其手足，至晚方回。眾軍校領了將令，簇擁牛進周乾出府，走遍六街三市。二人怕受錐子，只得口裏自稱罪犯。看的人千千萬萬，俱各拍掌歡笑說：「有天理，報應不差！這是作惡的樣子。」直至天暮，解回府中，正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不知二人生死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